# 後漢書/卷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 ◄

後漢書　卷二十三
竇融列傳　第十三

► 馬援列傳

竇融

竇融字周公，扶風平陵人也。七世祖廣國，孝文皇后之弟，封章武侯。融高祖父，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。融早孤。王莽居攝中，為強弩將軍司馬，東擊翟義，還攻槐里，以軍功封建武男。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。家長安中，出入貴戚，連結閭里豪傑，以任俠為名；然事母兄，養弱弟，內修行義。王莽末，青、徐賊起，太師王匡請融為助軍，與共東征。

及漢兵起，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，歸長安。漢兵長驅入關，王邑薦融，拜為波水將軍，賜黃金千斤，引兵至新豐。莽敗，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，萌以為校尉，甚重之，薦融為巨鹿太守。

融見更始新立，東方尚擾，不欲出關，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，從祖父為護羌校尉，從弟亦為武威太守，累世在河西，知其土俗，獨謂兄弟曰：『天下安危未可知，河西殷富，帶河為固，張掖屬國精兵萬騎，一旦緩急，杜絕河津，足以自守，此遺種處也。』兄弟皆然之。融於是日往守萌，辭讓巨鹿，圖出河西。萌為言更始，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。融大喜，即將家屬而西。既到，撫結雄傑，懷輯羌虜，甚得其歡心，河西翕然歸之。

是時，酒泉太守梁統、金城太守厙鈞、張掖都尉史苞、酒泉都尉竺曾、敦煌都尉辛肜，并州郡英俊，融皆與為厚善。及更始敗，融與梁統等計議曰：『今天下擾亂，未知所歸。

河西鬥絕在羌湖中，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；權鈞力齊，復無以相率。當推一人為大將軍，共全五郡，觀時變動。』議既定，而各謙讓，咸以融世任河西為吏，人所敬向，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。是時，武威太守馬期、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，乃共移書告示之，二人即解印綬去。於是以梁統為武威太守，史苞為張掖太守，竺曾為酒泉太守，辛肜為敦煌太守，厙鈞為金城太守。融居屬國，領都尉職如故，置從事監察五郡。河西民俗質樸，而融等政亦寬和，上下相親，晏然富殖。修兵馬，習戰射，明烽燧之警，羌胡犯塞，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，皆如符要，每輒破之。其後匈奴懲乂，稀復侵寇，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，安定、北地、上郡流人避凶饑者，歸之不絕。

融等遙聞光武即位，而心欲東向，以河西隔遠，未能自通。時，隗囂先稱建武年號，融等從受正朔，囂皆假其將軍印綬。囂外順人望，內懷異心，使辯士張玄遊說河西曰：『更始事業已成，尋復亡滅，此一姓不再興之效。今即有所主，便相系屬，一旦拘制，自令失柄，後有危殆，雖悔無及。今豪傑競逐，雌雄未決，當各據其土宇，與隴、蜀合從，高可為六國，下不失尉佗。』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，其中智者皆曰：『漢承堯運，歷數延長。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，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、夏賀良等，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，言之久矣，故劉子駿改易名字，冀應其占。及莽末，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，遂謀立子駿。事覺被殺，出謂百姓觀者曰：「劉秀真汝主也。」皆近事暴著，智者所共見也。除言天命，且以人事論之：今稱帝者數人，而洛陽土地最廣，甲兵最強，號令最明。觀符命而察人事，它姓殆未能當也。』諸郡太守各有賓客，或同或異。融小心精詳，遂決策東向。五年夏，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。

先是，帝聞河西完富，地接隴、蜀，常欲招之以逼囂、述，亦發使遺融書，遇鈞於道，即與俱還。帝見鈞歡甚，禮饗畢，乃遣令還，賜融璽書曰：『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、屬國都尉：勞鎮守邊五郡，兵馬精強，倉庫有蓄，民庶殷富，外則折挫羌胡，內則百姓蒙福。威德流聞，虛心相望，道路隔塞，邑邑何已！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，深知厚意。今益州有公孫子陽、天水有隗將軍，方蜀、漢相攻，權在將軍，舉足左右，便有輕重。以此言之，欲相厚豈有量哉！諸事具長史所見，將軍所知。王者疊興，千載一會。欲遂立桓、文，輔微國，當勉卒功業；欲三分鼎足，連衡合從，亦宜以時定。天下未並，吾與爾絕域，非相吞之國。今之議者，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。王者有分土，無分民，自適己事而已。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，便宜輒言。』因授融為涼州牧。

璽書既至，河西咸驚，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，網羅張立之情。融即復遣鈞上書曰：『臣融竊伏自惟，幸得托先後末屬，蒙恩為外戚，累世二千石。至臣之身，復備列位，假

歷將帥，守持一隅。以委質則易為辭，以納忠則易為力。書不足以深達至誠，故遣劉鈞口陳肝膽。自以底裏上露，長無纖介。而璽書盛稱蜀、漢二主，三分鼎足之權，任囂、尉佗之謀，竊自痛傷。臣融雖無識，猶知利害之際，順逆之分。豈可背真舊之主，事奸偽之人；廢忠貞之節，為傾覆之事；棄已成之基，求無冀之利。此三者雖問狂夫，猶知去就，而臣獨何以用心！謹遣同產弟友詣闕，口陳區區。』友至高平，會囂反叛，道絕，馳還，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。帝復遣席封賜融、友書，所以慰藉之甚備。

融既深知帝意，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：

伏惟將軍國富政修，士兵懷附。親遇厄會之際，國家不利之時，守節不回，承事本朝，後遣伯春委身於國，無疑之誠，於斯有效。融等所以欣服高義，願從役於將軍者，良為此也。而忿悁之閒，改節易圖，君臣分爭，上下接兵。委成功，造難就，去從義，為橫謀，百年累之，一朝毀之，豈不惜乎！殆執事者貪功建謀，以至於此，融竊痛之！當今西周地勢局迫，人兵離散，易以輔人，難以自建。計若失路不反，聞道猶迷，不南合子陽，則北入文伯耳。夫負虛交而易強禦，恃遠救而輕近敵，未見其利也。融聞智者不危眾以舉事，仁者不違義以要功。今以小敵大，於眾何如？棄子僥功，於義何如？且初事本朝，稽首北面，忠臣節也。及遣伯春，垂涕相送，慈父恩也。俄而背之，謂吏士何？忍而棄之，謂留子何？自兵起以來，轉相攻擊，城郭皆為丘墟，生人轉於溝壑。今其存者，非鋒刃之餘，則流亡之孤。迄今傷痍之體未愈，哭泣之聲尚聞。幸賴天運少還，而將軍復重於難，是使積嗣不得遂瘳，幼孤將復流離，其為悲痛，尤足湣傷，言之可為酸鼻！庸人且猶不忍，況仁者乎？融聞為忠甚易，得宜實難。憂人大過，以德取怨，知且以言獲罪也。區區所獻，惟將軍省焉。

囂不納。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，上疏請師期。

帝深嘉美之，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《五宗》、《外戚世家》、《魏其侯列傳》。詔報曰：『每追念外屬，孝景皇帝出自竇氏，定王，景帝之子，朕之所祖。昔魏其一言，繼統以正，長君、少君尊奉師傅，修成淑德，施及子孫，此皇太后神靈，上天祐漢也。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，痛入骨髓。畔臣見之，當股栗慚愧，忠臣則酸鼻流涕，義士則曠若發目蒙，非忠孝愨誠，孰能如此？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！囂自知失河西之助，族禍將及，欲設間離之說，亂惑真心，轉相解構，以成其奸。又京師百僚，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，多能采取虛偽，誇誕妄談，令忠孝失望，傳言乖實。毀譽之來，皆不徒然，不可不思。今關東盜賊已定，大兵今當悉西，將軍其抗厲威武，以應期會。』融被詔，

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。

初，更始時，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，居其郡，隗囂使使賂遺封何，與共結盟，欲發其眾。融等因軍出，進擊封何，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，得牛、馬、羊萬頭，谷數萬斛，因並河揚威武，伺候車駕。時，大兵未進，融乃引還。

帝以融信效著明，益嘉之。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，祠以太牢。數馳輕使，致遺四方珍羞，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，絕與囂絕，皆解所假將軍印綬。七年夏，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，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，更以辛肜代之。

秋，隗囂發兵寇安定，帝將自西征之，先戒融期。會遇雨，道斷，且囂兵已退，乃止。融至姑臧，被詔罷歸。融恐大兵遂久不出，乃上書曰：『隗囂聞車駕當西，臣融東下，士眾騷動，計且不戰。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，後聞兵罷，峻等復疑。囂揚言東方有變，西州豪傑遂復附從。囂又引公孫述將，令守突門。臣融孤弱，介在其間，雖承威靈，宜速救助。國家當其前，臣融促其後，緩急疊用，首尾相資，囂勢排迮，不得進退，此必破也。若兵不早進，久生持疑，則外長寇仇，內示困弱，復令讒邪得有因緣，臣竊憂之。惟陛下哀憐！』帝深美之。

八年夏，車駕西征隗囂，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，輜重五千餘兩，與大軍會高平第一。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。是時，軍旅代興，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，或背使者交私語。帝聞融先問禮儀，甚善之，以宣告百僚。乃置酒高會，引見融等，待以殊禮。拜弟友為奉車都尉，從弟士太中大夫。遂共進軍，囂眾大潰，城邑皆降。帝高融功，下詔以安豐、陽泉、蓼、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，弟友為顯親侯。遂以次封諸將帥：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，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，張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，金城太守厙鈞為輔義侯，酒泉太守辛肜為扶義侯。封爵既畢，乘輿東歸，悉遣融等西還所鎮。

融以兄弟並受爵位，久專方面，懼不自安，數上書求代。詔報曰：『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，數執謙退，何不曉人意？勉循士民，無擅離部曲。』

及隴、蜀平，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，官屬賓客相隨，駕乘千餘兩，馬、牛、羊被野。融到，詣洛陽城門，上涼州牧、張掖屬國都尉、安豐侯印綬，詔遣使者還侯印綬。引見，就諸侯位，賞賜恩寵，傾動京師。數月，拜為冀州牧，十餘日，又遷大司空。融自以非舊臣，一旦入朝，在功臣之右，每召會進見，容貌辭氣卑恭已甚，帝以此愈親厚之。融

小心，久不自安，數辭讓爵位，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。又上疏曰：『臣融年五十三。有子年十五，質性頑鈍。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，不得令觀天文，見讖記。誠欲令恭肅畏事，恂恂循道，不願其有才能，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，享故諸侯王國哉？』因復請間求見，帝不許。後朝罷，逡巡席後，帝知欲有讓，遂使左右傳出。它日會見，迎詔融曰：『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，故命公暑熱且自便。今相見，宜論它事，勿得復言。』融不敢重陳請。

二十年，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，帝以三公參職，不得已乃策免融。明年，加位特進。二十三年，代陰興行衛尉事，特進如故，又兼領將作大匠。弟友為城門校尉，兄弟並典禁兵。融復乞骸骨，輒賜錢、帛，太官致珍奇。及友卒，帝湣融年衰，遣中常侍、中謁者即其臥內強進酒食。

融長子穆，尚內黃公主，代友為城門校尉。穆子勖，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，友子固，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。顯宗即位，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，竇氏一公、兩侯、三公主、四二千石，相與並時。自祖及孫，官府邸第相望京邑，奴婢以千數，於親戚、功臣中莫與為此。

永平二年，林以罪誅，事在《西羌傳》。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，戒以竇嬰、田蚡禍敗之事。融惶恐乞骸骨，詔令歸第養病。歲餘，聽上衛尉印綬，賜養牛，上樽酒。融在宿衛十餘年，年老，子孫縱誕，多不法。穆等遂交通輕薄，屬託郡縣，干亂政事。以封在安豐，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，遂矯稱陰太后詔，令六安侯劉盱去婦，因以女妻之。五年，盱婦家上書言狀，帝大怒，乃盡免穆等官，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，獨留融京師。穆等西至函谷關，有詔悉復追還。會融卒，時年七十八，謚曰戴侯，賻送甚厚。

帝以穆不能修尚，而擁富資，居大第，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。居數年，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勢，數出怨望語，帝令將家屬歸本郡，唯勖以泚陽主婿留京師。穆坐賂遺小吏，郡捕系，與子宣俱死平陵獄，勖亦死洛陽獄。久之，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。

十四年，封勖弟嘉為安豐侯，食邑二千戶，奉融後。和帝初，為少府。及勖子大將軍憲被誅，免就國。嘉卒，子萬全嗣。萬全卒，子會宗嗣。萬全弟子武，別有傳。

論曰：竇融始以豪俠為名，拔起風塵之中，以投天隙。遂蟬蛻王侯之尊，終膺卿相之位，此則僥功趣勢之士也。及其爵位崇滿，至乃放遠權寵，恂恂似若不能已者，又何智也！

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，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，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。

### 弟友子 固

固字孟孫，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。好覽書傳，喜兵法，貴顯用事。永平元年，襲父友封顯親侯。顯宗即位，遷中郎將，監羽林士。後坐從兄穆有罪，廢於家十餘年。時天下乂安，帝欲遵武帝故事，擊匈奴，通西域，以固明習邊事，十五年冬，拜為奉車都尉，以騎都尉耿忠為副，謁者僕射耿秉為駙馬都尉，秦彭為副，皆置從事、司馬，並出屯涼州。明年，固與忠率酒泉、敦煌、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，耿秉、秦彭率武威、隴西、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，又太僕祭肜、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、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，騎都尉來苗、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、雁門、代郡、上谷、漁陽、右北平、定襄郡兵及烏桓、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。固、忠至天山，擊呼衍王，斬首千餘級。呼衍王走，追至蒲類海。留吏士屯伊吾盧城。耿秉、秦彭絕漠六百餘里，至三木樓山，來苗、文穆至匈奴河水上，虜皆奔走，無所獲。祭肜、吳棠坐不至涿邪山，免為庶人。時，諸將唯固有功，加位特進。明年，復出玉門擊西域，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。固遂破白山，降車師，事已具《耿秉傳》。固在邊數年，羌胡服其恩信。

肅宗即位，以公主修敕慈愛，累世崇重，加號長公主，增邑三千戶；征固代魏應為大鴻臚。帝以其曉習邊事，每被訪及。建初三年，追錄前功，增邑一千三百戶。七年，代馬防為光祿勛。明年，復代馬防為衛尉。

固久歷大位，甚見尊貴，賞賜租祿，貲累巨億，而性謙儉，愛人好施，士以此稱之。章和二年卒。謚曰文侯。子彪，至射聲校尉，先固卒，無子，國除。

### 曾孫 憲

憲字伯度。父勛被誅，憲少孤。建初二年，女弟立為皇后，拜憲為郎，稍遷侍中、虎賁中郎將；弟篤，為黃門侍郎。兄弟親幸，並侍宮省，賞賜累積，寵貴日盛，自王、主及陰、馬諸家，莫不畏憚。憲恃宮掖聲勢，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，主逼畏，不敢計。後肅宗駕出過園，指以向憲，憲陰喝不得對。後發覺，帝大怒，召憲切責曰：『深思前過，奪主田園過，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？久念使人驚怖。昔永平中，常令陰黨、陰博、鄧疊三人更相糾察，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，而詔書切切，猶以舅氏田宅為言。今貴主尚

見枉奪，何況小人哉！國家棄憲如孤皺腐鼠耳。』憲大震懼，皇后為毀服深謝，良久乃得解，使以田還主。雖不繩其罪，然亦不授以重任。

和帝即位，太后臨朝，憲以侍中，內幹機密，出宣誥命。肅宗遺詔以篤為虎賁中郎將，篤弟景、瑰並中常侍，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。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。先帝所敬，而仁厚委隨，故尊崇之，以為太傅，令百官總己以聽。其所施為，輒外令彪奏，內白太后，事無不從。又屯騎校尉桓郁，累世帝師，而性和退自守，故上書薦之，令授經禁中。所以內外協附，莫生疑異。

憲性果急，睚眥之怨莫不報復。初，永平時，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勛獄，憲遂令客斬紆子，以首祭勛冢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吊國憂，暢素行邪僻，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，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，得幸太后，被詔召詣上東門。憲懼見幸，分宮省之權，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，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，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。後事發覺，太后怒，閉憲於內宮。

憲懼誅，自求擊匈奴以贖死。會南單于請兵北伐，乃拜憲車騎將軍，金印紫綬，官屬依司空，以執金吾耿秉為副，發北軍五校、黎陽、雍營、緣邊十二郡騎士，及羌胡兵出塞。明年，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，南單于屯屠河，將萬餘騎出滿夷谷，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，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，皆會涿邪山。憲分遣副校尉閻盤、司馬耿夔、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、右呼衍王須訾等，精騎萬餘，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，大破之，虜眾崩潰，單于遁走，追擊諸部，遂臨私渠比鞮海。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，獲生口馬、牛、羊、橐駝百餘萬頭。於是溫犢須、曰逐、溫吾、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，前後二十餘萬人。憲、秉遂登燕然山，去塞三千餘里，刻石勒功，紀漢威德，令班固作銘曰：

惟永元元年秋七月，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，寅亮聖明，登翼王室，納於大麓，惟清緝熙。乃與執金吾耿秉，述職巡御，理兵於朔方。鷹揚之校，螭虎之士，爰該六師，暨南單于、東烏桓、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，驍騎三萬。元戎輕武，長轂四分，雲輜蔽路，萬有三千餘乘。勒以八陣，莅以威神，玄甲耀日，朱旗絳天。遂陵高闕，下雞鹿，經磧鹵，絕大漠，斬溫禺以釁鼓，血屍逐以染鍔。然後四校橫徂，星流彗埽，蕭條萬里，野無遺寇。於是域滅區單，反旆而旋，考傳驗圖，窮覽其山川。遂逾涿邪，跨安侯，乘燕然，躡冒頓之區落，焚老上之龍庭。上以攄高、文之宿憤，光祖宗之玄靈；下以安固後嗣，恢拓境宇，振大漢之天聲。茲所謂一勞而久逸，暫費而永寧者也。乃遂封山刊石，

昭銘上德。其辭曰：

鑠王師兮征荒裔，剿凶虐兮　　海外，夐其邈兮亙地界，封神丘兮建隆曷，熙帝載兮振萬世。

憲乃班師而還。遣軍司馬吳汜、梁諷，奉金帛遺北單于，宣明國威，而兵隨其後。時虜中乖亂，汜、諷所到，輒招降之，前後萬餘人。遂及單于於西海上，宣國威信，致以詔賜，單于稽首拜受。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，保國安人之福。單于喜悅，即將其眾與諷俱還，到私渠海，聞漢軍已入塞，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，隨諷詣闕。憲以單于不自身到，奏還其侍弟。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，容五斗，其傍銘曰『仲山甫鼎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』，憲乃上之。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，封武陽侯，食邑二萬戶。憲固辭封，賜策許焉。

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，置官屬依太尉。憲威權震朝廷，公卿希旨，奏憲位次太傅下，三公上；長史、司馬秩中二千石，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，自下各有增。振旅還京師。於是大開倉府，勞賜士吏，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，悉除太子舍人。

是時，篤為衛尉，景、瑰皆侍中、奉車、駙馬都尉，四家競修第宅，窮極工匠。明年，詔曰：『大將軍憲，前歲出征，克滅北狄，朝加封賞，固讓不受。舅氏舊典，並蒙爵士。其封憲冠軍侯。邑二萬戶；篤鄛侯，景汝陽侯，瑰夏陽侯，各六千戶。』憲獨不受封，遂將兵出鎮涼州，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。

北單于以漢還侍弟，復遣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，欲入朝見，願請大使。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，與司馬梁諷迎之。會北單于為南匈奴所破，被創遁走，固至私渠海而還。憲以北虜微弱，遂欲滅之。明年，夏遣右校尉耿夔、司馬任尚、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，大破之，克獲甚眾。北單于逃走，不知所在。

憲既平匈奴，威名大盛，以耿夔、任尚等為爪牙，鄧疊、郭璜為心腹。班固、傅毅之徒，皆置幕府，以典文章。刺史、守令多出其門。尚書僕射郅壽、樂恢並以忤意，相繼自殺。由是朝臣震懾，望風承旨。而篤進位特進，得舉吏，見禮依三公。景為執金吾，瑰光祿勛，權貴顯赫，傾動京都。雖俱驕縱，而景為尤甚，奴客緹騎依倚形勢，侵陵小人，強奪財貨，篡取罪人，妻略婦女。商賈閉塞，如避寇仇。有司畏懦，莫敢舉奏。太后聞之，使謁者策免景官，以特進就朝位。瑰少好經書，節約自修，出為魏郡，遷潁川太守。竇

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，充滿朝廷。叔父霸為城門校尉，霸弟褒將作大匠，褒弟嘉少府，其為侍中、將、大夫、郎吏十餘人。

憲既負重勞，陵肆滋甚。四年，封鄧疊為穰侯。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，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，舉父長樂少府璜，皆相交結。元、舉並出入禁中，舉得幸太后，遂共圖為殺害。帝陰知其謀，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。以憲在外，慮其懼禍為亂，忍而未發。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，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，賜軍吏各有差。憲等既至，帝乃幸北宮，詔執金吾，五校尉勒兵屯衛南、北宮、閉城門，收捕疊、磊、璜、舉，皆下獄誅，家屬自徙合浦。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，更封為冠軍侯。憲及篤、景、瑰皆遣就國。帝以太后故，不欲名誅憲，為選嚴能相督察之。憲、篤、景到國，皆迫令自殺，宗族，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。瑰以素自修，不被逼迫，明年坐稟假貧人，徙封羅侯，不得臣吏人。初，竇後之譖梁氏，憲等豫有謀焉，永元十年，梁棠兄弟徙九真還，路由長沙，逼瑰令自殺。後和熹鄧後臨朝，永初三年，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。萬全少子章。

論曰：衛青、霍去病資強漢之眾，連年以事匈奴，國耗太半矣，而猾虜未之勝，所世猶傳其良將，豈非以身名自終邪！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，一舉而空朔庭，至乃追奔稽落之表，飲馬比鞮之曲，銘石負鼎，薦告清廟。列其功庸，兼茂於前多矣，而後世莫稱者，章末釁以降其實也。是以下流，君子所甚惡焉。夫二三子是之不過房幄之間，非復搜揚仄陋，選舉而登也。當青病奴仆之時，竇將軍念咎之日，乃庸力之不暇，思鳴之無晨，何意裂膏腴，享崇號乎？東方朔稱『用之則為虎，不用則為鼠』，信矣。以此言之，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，亦何可支哉！

## 玄孙 章

章字伯向。少好學，有文章，與馬融、崔瑗同好，更相推薦。

永初中，三輔遭羌寇，章避難東國，家於外黃。居貧，蓬戶蔬食，躬勒孝養，然講然不輟。太僕鄧康聞其名，請欲與交，章不肯往，康以此益重焉。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，道家蓬萊山，康遂薦章人東觀為校書郎。

順帝初，章女年十二，能屬文，以才貌選入掖庭，有寵，與梁皇后並為貴人。擢章為羽林郎將，遷屯騎校尉。章謙虛下士。收進時輩，甚得名譽。是時，梁、竇並貴，各有賓

客，多交構其間，章推心待之，故得免於患。

貴人早卒，帝追思之無已，詔史官樹碑頌德，章自為之辭。貴人歿後，帝禮待之無衰。永和五年，遷少府。漢安二年，轉大鴻臚。建康元年，梁后稱制，章自免，卒於家。中子唐，有俊才，官至虎賁中郎將。

【贊】

贊曰：悃悃安豐，亦稱才雄。提契河右，奉圖歸忠。孟孫明邊，伐北開西。憲實空漠，遠兵金山。聽笳龍庭，鏤石燕然。雖則折鼎，王靈以宣。